

# 关于双语语言文化中的三种关系的探讨

刘 畅

陕西师范大学, 西安

邮箱: liuc23@126.com

**摘 要:**从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语言文化中“三种关系”的内在联系。简述语言学习不能脱离文化、脱离环境。只有弄清关系,统一认识才能更好地学习语言,使用语言。

**关键词:**语言; 文化; 三种关系

收稿日期: 2019-10-01; 录用日期: 2019-10-11; 发表日期: 2019-12-05

## Discussion on three kinds of relations in bilingual culture

Liu Chang

Shan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ingu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relations in bilingual culture. This paper briefly states that language learning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Only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with a unified understanding can we learn and use language better.

**Key words:** Relations; Language; Culture

Received: 2019-10-01; Accepted: 2019-10-11; Published: 2019-12-05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这里所谓语言文化中的“三种关系”，即是指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与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关系，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

多年来，外语界对语言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是把语言看作是语音、

语法的总和,或者仅仅看作是一种符号系统。另一种看法是把语言看作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认为语言的使用离不开社会环境。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不了解英美文化要学好英语是不可能的,但是重视语言形式而忽视语言在实际场合中的运用;即使了解一些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但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理论与实践脱节这又不能不令人忧虑。教师遇到什么讲什么,固然对学生有帮助,但是关键还是要解决认识问题,所以处理好对语言文化中“三种关系”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 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众所周知,语言的使用离不开社会环境,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人们陆续开始在人类学领域内对语言进行研究,出现了人文语言学(ethnographic philology)、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等学科名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英国语言学家费思(J.R.Firth)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上他对于整个社会语言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长期以来人类学着重于人种、文化和语言三方面的研究,因此,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始于人类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美国杰出的语言学家萨比尔(Edward Sapir)在他的《语言》一书中写道:“语言有一个环境。使用语言讲话的人们属于种族(或许多种族),也就是说,属于一个由于身体特征不同而与其它集团分开的集团。再者,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念的总体,这些做法和信念的总体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性质。” [1]

在同一本书的另一个地方,萨比尔对于文化和语言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文化可以解释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 [2] 萨比尔对于美国人类学家沃夫(Benjamin Lee Whorf)有着很深的影响。萨比尔认为“语言是社会现实的向导”,也就是说,通过语言的特征和使用可以了解一个种族的思维、生活的特点。沃夫接受了这一观点并有所发展,他认为:每种语言的语言体系(即语法)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同时本身又影响思想的形成。它是了解个人心里活动、分析印象以及综合整个思想活动的说明书和

指南。 [3]

萨比尔和沃夫看法并不相同,虽然他也认为语言习惯影响一个人对问题的理解,但是,他不同意将语言特征和民族文化特点解释为因果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语言是某个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的一面镜子。举个简单例子,在汉语中,我们有“祖母”与“外祖母”之分,而在英语中,一般情况下不予区分。如果一定要说清楚,可以说 *paternal grandmother* 和 *maternal grandmother*, 或者加上 *on the father's side*, *on the mother's side* 这类附加说明。在这里,区分或不区分确实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和家庭结构。赵元任先生在《中国人的各种称呼语》(*Chinese Terms of Address*)一文中列举了114种对于亲属的称呼语,每种又有正式名称、直称及比较文气的称呼之分。例如,父亲方面的 *great grand father* 在汉语中的正式名称是“曾祖”,直称时用“老爷爷”,书信中可能用“曾祖父”。又例如,父亲方面的 *grand daughter-in-law* 的正式称呼是“孙媳妇”,直称是“孙少奶奶”,书信中用“孙媳”。 [4] 汉语中亲属称呼语如此繁多,反映了汉族大家庭 (*extended family*) 的现实。了解这些语言现象无疑有助于了解汉族的家庭结构。随着家庭规模变小(由 *extended family* 逐渐变为 *nuclear family*), 家庭成员居住越来越分散,以及其他社会情况的变化,大家庭中的许多称呼也就使用得越来越少。“老爷爷”这类称呼对于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十分陌生的。有的人可能只了解“老爷爷”是托儿所的孩子对老人的尊称,而不知道它是曾祖父的又一种说法。

我们之所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还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各个社会各种文化不同的时代热点,并且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发展。例如九十年代的美国,最能代表美国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的现象除了多元文化论以外,还有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从各种迹象来看,美国人目前谈论或争论的热点问题有:

*abortion* 堕胎

*affirmative action* 照顾行动

*AIDS* 爱滋病

*bilingual education* 双语教育

*Broken families* 破裂家庭

death penalty 判死刑

Drug legalization 毒品合法化

environment 环境保护问题

Gay marriage 同性恋婚姻

gun control 枪支控制

Health care 医疗保健问题

homelessness 无家可归者

Teenage Pregnancy 未成年少女怀孕

teenage drug abuse 未成年人滥用毒品

Sexual harassment 性骚扰

child abuse 虐待儿童

这里我们不妨和当前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比较一下：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扶贫工作；计划生育；住房改革；法制建设；科教兴国；高教改革；希望工程；反腐败；经济犯罪；禁止拐卖妇女儿童；物价改革等等。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美国和中国，两个不同社会，两种不同文化中，人们思考和谈论最多的话题出现最频繁的词语是大不相同的。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就这样像镜子一样忠实地反映了社会中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变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作为语言工作者和外语教师，如何敏锐地觉察这种变化，跟上时代步伐是一个永久的课题。

弗赖斯( Charles C. Fries )认为语言与文化在社会环境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曾以 breakfast 一词为例。词本身的意义是很清楚的：早上的第一顿饭。但是，他认为如果不了解 breakfast 包括哪些东西，在哪里吃，和谁一起吃，在什么时候吃，就仍然不能充分理解这个词的意义。欧洲大陆早餐和英国早餐不同，美国人早餐和英国人早餐也不一样。不用说，中国人的早餐和英美人的早餐更是两样。如果不了解英美人吃饭的习惯，学生对于 John's having his breakfast 这句话的了解只能是一般的、概念性的，而不可能十分具体。House 这个词的字面意义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英美人头脑中的反应和一个不了解西方居住情况的中国学生所想到的是极为不同的，没有来过中国，不了

解中国风俗语习惯的英美人很难想象什么是 Spring Festival, 中国绝大部分学生也不清楚究竟 Christmas 是个什么样子, 对于英美儿童意味着什么。不管教师如何解释, 不看实物或图片的中国学生总是很难弄清楚什么是 hotdogs 和 hamburgers。反过来, 没有进过中国餐馆的英美人也不能理解 spring rolls 和 chow mein。“饺子”固然可以译为 ravioli, 但是, “饺子”毕竟不是 ravioli。不了解当今的英美社会, 就不能准确地理解 boyfriend, girlfriend, solo parent, Sunday father 等一般的词所包含的意义, 当然更无法了解 privacy, individualism, liberal 等抽象词的含义。

总之, 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不了解英美文化, 要学好英语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 越深刻细致地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至生活细节, 就越能正式理解和准确地使用这一语言。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差异范围很广, 大的方面包括诸如社会阶层、家庭结构(家庭大小、家庭关系、结婚离婚等)、职业(种类、特点、上下级关系等)、社交活动等, 小的方面如约会、打电话、吃饭习惯、禁忌、打招呼、握手等等。当然, 首先还是要注意大的方面的差异再逐步深入到细枝末节。我们力图了解得深入具体, 但是不可能要求把一切细节弄清楚。

## 2 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关系

社会语言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语言形式和社会制约(社会环境)的关系。交际能力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能力: 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社交能力(social competence)。譬如, 学习 Lovely weather, isn't it? 这句话, 不仅要注意其语音(音素、语调、节奏)、语法(反意疑问句的构成)和词汇(lovely的用法)等方面, 还要知道这句话在什么场合适用。假若在一个追悼会上遇到一位朋友, 你劈头第一句就是 Lovely weather, isn't it? 大家一定会觉得你头脑有些不正常。我们的学生对话, 连珠炮似的问对方: 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Where do you come from? Do you like Beijing? 等等, 就是只具备语言能力, 而不具备社交能力的生动说明。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在教学中把语言能力和社交能力割裂开来的缘故。英语国家的孩子在学习英语时, 两种能力是结合在一起学的。例如, 母亲告诉孩子不要随便打断别人的谈话, 要插话时先要说 Excuse me, 孩

子学会了说 Excuse me, 也知道在什么场合下使用。有一次, 我在一位澳大利亚朋友家里做客, 大家坐下来准备吃饭的时候, 男主人起身去接电话, 客人在有礼貌地等待, 这时主人的四岁小孩对母亲说: “I'm hungry, Mum.” 女主人马上轻声说了一句: “Don't be rude.” 孩子从这个场合学到了这样一点: 在客人面前这样说话是不礼貌的。在中国人的家庭里, 孩子大体上也是这样学会交际能力的。

语言是交际的一个主要途径, 但并非唯一的途径。人们对于语言以外的交际手段 (extra linguistic means of communication) 加强了研究, 其中包括动作、姿态、表情、是否触摸、讲话人之间的距离等。英国人和法国人、北美人和南美人、东方人和西方人之间在这些方面有许多差异。例如, 人们注意到阿拉伯人讲话时互相之间可以保持的身体距离比英美人近。又例如, 对于人们讲话时是否触摸对方有人作过调查统计。调查对象是在大学的商店里谈话的人。在一小时之内, 英国人没有碰过对方, 美国人碰过对方 2 次, 法国人 110 次, 南美人 180 次。

影响交际的因素很多, 海默斯归纳成为一个首字母缩略词 SPEAKING。S 代表 Setting and Scene (背景和场合); P 代表 Participants (参加者); E 代表 Ends (目的及结果); A 代表 Act Sequence (信息的形式与内容); K 代表 Key (传递信息的方式); I 代表 Instrumentalities (使用什么语言、方言等); N 代表 Norms (各种情况下应遵守的规范); G 代表 Genres (体裁)。由此可见, 在交际中要照顾的方面确实很多, 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目前还处于中高级阶段, 讲话规则 (rules of speaking) 虽已总结归纳了一些, 但都不太完善, 不足以作为讲话的具体指导。这就给学习外语的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长期以来, 语言学着重研究的是语言本身, 研究语言的语音系统、语言的结构、语言的历史发展等, 研究的对象是索绪尔 (de Saussure) 所说的 langue, 而不是 parole, 着眼于语言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各种现象。在美国, 无论是三十到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结构的研究, 还是以后乔姆斯基对所谓“理想的听话人——讲话人” (the ideal hearer-speaker) 的语言能力的研究, 大致都撇开了语言的社会环境、社会制约。这种情况从六十年代初期以来发生了变化, 重心逐渐从结构转向功能, 从孤立的语言形式转向在社会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形式。过去, 句子的社会文化语境也往往被忽视, 甚至受到排斥。当今

人们对语言和社会的密切关系已不容置疑了，问题在于需要逐步将这种共识付诸实践。八九十年代社会语言学的迅速发展反映了这一转变。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具体更有指导意义的各种交际规则将会被总结和概括出来。

### 3 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

#### 3.1 明确文化教学的地位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可能是“纯净”的。语言教学不可能在社会文化真空中进行。所以联系文化教授语言使学生能正确、得体地使用语言十分重要。但是应该看到教授社会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乃至具体细节，是为夯实语言基础、提高交际能力服务的，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得体地使用外语而采取的一种辅助手段。所以文化教学旨在加强而不是削弱语言教学，是补充语言教学之不足，而不是取代语言教学，不应在教学中占主导地位。我们重视文化教学，但不能苛求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达到细致入微的程度，更不必有错必纠，而应该有选择地纠错，以免挫伤学习者。语言学习中有错误发生，说明学生正努力用已掌握的外语进行交际。更何况，“只要为学习者提供足够的‘可理解输入’就行了”。[5]这也正是提倡在勤开口、勤动手、勤操练、勤实践的氛围中逐渐掌握外语的依据之所在。

#### 3.2 文化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 文化教学范畴的全球性语言与文化并非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有时一种语言对应的却是多种不尽相同的文化，英语就是如此。那么，在联系文化教授语言的过程中又应以那一文化为融合点和切入点呢？这是其一；其二，由于单一目的语文化教学只能教给学生该文化里的一些具体特征和细节，而实际跨文化交际活动远比课堂情景复杂得多。因此，应放眼全球，兼收并蓄：针对教材中零散的文化因素或随语随文加以诠释，进行讲解，或指出其文化内涵，或点明其运用的文化规约，帮助学生在学语言中掌握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尤其是在语言文化、语义文化、语用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挖掘不同文化的共同属性，

逐步增进对全球文化的了解和兼容。

(2) 主次性, 以上是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文化教学范畴的。就同一文化而论, 常有主次之分, 主流和支脉之别。如果试图对该文化的方方面面全盘加以介绍, 恐怕既难以做到, 又会扰乱学生视线而无所适从, 最终反而不利于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所以, 教师应拣其主流, 重点讲授, 对于非主流不提或只做简单处理。

(3) 相对性, 一国文化除有主次之分, 还有地域和社会阶层之别, 有时甚至还要考虑个性和习惯不同。比如, 美国俄亥俄与宾夕法尼亚接壤地区的人们在普遍接受规范地道的句子 “This car needs washing.” 的同时, 觉得 “This car needs washed.” 也非常自然。可见, 实际生活中的文化和文化行为是千变万化的。本民族认为是正常的言行, 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可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

另外, 还应当指出, 在外语教学中我们重视文化上的差异, 了解、研究这种差异, 且努力弄清语言文化中的种种关系的内在联系, 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学习语言, 使用语言。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不能盲目地模仿和搬用。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 自己的风俗习惯, 自己的讲话方式。不了解不研究别国的文化, 学不到地道的外语; 不加区分地搬用推崇, 也绝不是我们应取的态度。

## 参考文献

- [1] Bell R T. Sociolinguistics Goals Approaches and problems [M]. London: B. T. Batsford Ltd. , 1996.
- [2] Brown T H, Andkar I C. Sandberg Conversational English [M]. London: John Wiley and Sons. , 1993.
- [3] Chao Y R. Aspects of Chinese Socio linguistics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Anwar S. Dil [M].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4] Conden J O L, Youself F C. An International to Inter cultural [M]. New Delhi: Communication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75.
- [5] Fanselow J F, Ruth H C. on TESOL '76 [M]. Washington D C: TESOL, 1997.

- 
- [ 6 ] Hudson R A. Sociolinguistic [ M ]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 [ 7 ] Harry R G. cross -cultural Awareness? in toward Internationalisms [ M ] . Newbuiy House, 1979 .
- [ 8 ]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 [ M ] .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1980.
- [ 9 ] 屠蓓. 美国文化多元及其对语言和外语教学的影响 [ J ] .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5 ( 1 ) .
- [ 10 ] 唐祥金. 论外语教学中文化能力的培养 [ J ] .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9 ( 7 ) .
- [ 11 ]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 [ M ] .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80.